

顏氏學記

四

蘇子舟

PDG

顏氏學記卷八

或庵

戴聖述

舉人王先生源

王先生源字崑繩別字或庵順天府大興人其先世籍江南無錫有王王者在明初以軍功起家戰亾白溝河子孫世襲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變後避地高郵痛野史載烈皇事多誣罔箸崇禎遺錄一卷子二長潔字曰汲公先生其次也兄弟皆少從清苑梁君以樟游梁君與汲公談宋儒學先生方髫鬣聞之不首肯唯喜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方略又從寧都魏禧爲古文著兵論三十二篇以示禧禧大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年四十餘以貧困始游京師貴人子弟或病其不爲時文先生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

遂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謝曰吾寄焉爲
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時三藩平後競尙文學崑山徐尙書乾
學開書局於吳之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先生與焉於儕輩中
獨與劉處士獻廷善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
章典制古今興亾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皆相
同云處士字君賢又字繼莊亦大興人負奇才年未五十歿先
生爲作墓表言之輒流涕未幾遇李先生恕谷於京師大悅之
曰自繼莊沒豈意復見君乎恕谷微言聖學先生聞之沛然因
持大學辨業去是之恕谷乃爲極言顏先生明親之道先生曰
吾知所歸矣遂介恕谷往博野執贄顏先生門時先生年五十
有六矣初先生自命豪傑每夜必置酒痛飲論議今古苟若無
人醉則歷罵貴顯時流襟以諧謔恕谷徐規之曰君誤矣吾人

當與古賢聖仁人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卯先生大悔效習齋日記立省身錄以糾身心得失習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當吳三桂畔天下騷動先生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上策也順流而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中策也徘徊荊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駑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峻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使郡縣久任而重其權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定其幅員不使相懸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卿冢宰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歷象醫

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曹六曹也有司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涂爲升降不襍以他涂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曹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遣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歷法曰兵政曰農政曰刑罰曰藝能

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四者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
士子之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
兵制兵訟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訟鹽訟商稅也八曰河淮治
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贓復刑以罪盜復宮以罪淫也十
曰禮樂移風易俗也書成復使怨谷商訂之然未行世始先生
慨不任意五十後葬其親於京師西山遂棄妻子爲汗漫之游
至名山廣壑輒淹畱踰時見人不自道姓名晚歲復轉客江淮
閒淮安守姚君聘之往乃於淮署著讀易通言五卷明先後天
河洛之出道家與胡處士渭之言若合符節至康熙四十九年
遂卒於淮上年六十三子兆符字隆川康熙辛丑進士先生又
有文集二十卷詩十卷其文多記明末外事諸公與正史相表
裏道光中武進管氏爲刊行之

王崑繩文集

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眞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根不在是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

矣

顏習齋先生傳後語

秦游得與吾子友幸甚源所重枉品之眞肝腸潔白才華其餘耳況吾子才華又迴出時輩者哉顧友也者取其益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故勸善而規過友之道也源不才敢以無益之友辱吾子竊願有所規勸焉而吾子試擇之昨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惡無善之非此從來關姚江者之口實不自吾子始而吾子之文特辯而吾子之人非

流俗等故不得不與子白之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僞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真也言不顧行者僞也真則言或有偏不失爲君子僞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爲小人有人於此朝乞倉墾閒暮殺越人於貨而掇拾程朱緒論信猿焉詈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爲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彼朱陸各行其是以修身而明聖人之道論其所見之偏不能無過不及而論其得則皆聖人之一體身得是此非彼立門戶於其閒若水火之不可以並立者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場歿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內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則尊程朱卽程朱之賊尊陸王卽陸王之賊僞耳況大言欺世而非之

不勝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遷官稍不滿其欲流涕不能止一識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謫龍場時有此淚否其人慚沮無以荅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悅焉久之其夫歿約以爲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烏呼若輩之行如此類者豈堪多述夫太公佐武王伐紂伯夷不食周粟餓歿兩人之行相反矣而俱不失爲聖人假令盜跖附伯夷以爲名尊伯夷以爲聖代伯夷詆太公而自以爲夷之徒則夷之目其將瞑於地下乎故今之詆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則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隄爾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驗之事物而未見其確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爲然也況下焉者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

婦之言吾奉之無異於聖人況上焉者乎子以爲無善無惡虛邪無聲無臭虛也哉太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成非後起之名之一證歟且子亦知愛親敬長之道乎愛敬善矣顧愛知於孩提敬知於長穉祿邪孰爲愛孰爲敬乎蓋嘗觀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何名爲陽無惡何名爲善有小人而後別之爲君子有西而後別之爲東有夜而後別之爲晝故一有善之名卽不能無惡如愛敬不學而知能而貪勇嫉勇爭勇又豈學而知學而能者或顧未有知也渾渾爾知識一開卽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輿氏之言也可曰無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噫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

者火蘊於木石之中陰陽噓吸涵濡而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後炎上而後就下當其未形與初形之濡濡者且上烝星星者且下射亦何上何下之有卽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桺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所貴乎學者當出吾心之真是真非以考三王俟百世不宐持拘迂之見守異同之成說膠錮束縛老歿章句之中而不能以自拔也性善發於孟子蓋舉四端之固有於我者以明道之出乎性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口體耳目之欲則曰君子不謂性夫不謂之性已不得不先謂之性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不善之情則置而不論矣況天下確有性惡如越椒楊奩我

之徒者則有善無惡實不可以槩天下之人之性故當日不但告子諸人紛紛之辯不容已卽門弟子亦不能淡服而不疑使孔子出而譬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性之說定而紛紛者不辯而自息矣故韓子三品之說本之孔子確乎不可易必曰孟子是而韓子非源不敢以爲然烏乎先儒謂氣質之性非義理之性所從來矣夫義理之性天命之不知氣質之性誰命之將天之外別有物焉命之乎抑無所稟受而漫然自有之乎如謂別有物焉物則何名如謂自有之也則義理亦吾自有之耳奚獨專其命於天爲帝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道心與生俱來純乎道心者上智也純乎人心者下愚也近者稊莠雖多寡不齊而道心自能知其人心之惡故良知獨歸於道心然則以知善知惡爲良

知爲善去惡爲格物蓋謂知其惡而閑之以存其善知其善而擴充之以造其極卽精一執中之義爾亦奚背於聖人而以不合於卽物窮理遂可目爲異端邪說也乎吾且不必與子言理姑與子論文曰致知曰誠意之數者兩言耳論其理萬千言不能盡就文義釋之兩言盡矣無庸加之辭而後解也若云格至也至物可以爲文乎物非事也卽以爲猶事也而至事又可以爲文乎必加之辭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可以爲文嘻亦勞矣殷盤周誥未若是也夫豈說之所可通者哉要之心之體意之動與良知者皆舉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則歸於爲善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濬造自得而坐諸訓豈教天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蓋無善無惡太極也非無極也言理至太極至矣又於太極之上加之無極此正二氏求勝於吾

儒以立說而淪於虛寂之蔽學者不知辨無極之失而沾沾以
無善無惡爲非豈不悖哉夫今之詆陽明者行僞而品陋識暗
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
爲風氣亦何足與淡辨顧聰明才辨如吾子亦不免爲風氣所
移是何不可以進其狂愚使早知抉擇也乎源嘗以爲孟子歿
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
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知經不知權爲治世之良臣
有餘哉天下大亂不足爲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
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陽施陰設不流於詐
極天下之權奇奸暴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教化可直追乎三代
則忠武而外舍文成其誰歸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爲之
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勛名未嘗盡其用之

一二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爲歆歆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謗之者忌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橫詈之者何以至此極也吾子誠有志於聖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庭朋友之閒砥名節力行無僞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卽不尊陸王而尊程朱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勇以闢陽明爲能事竊恐言不顧行作僞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伏望平心察理絕去依傍雷同之說求其至當而歸於爲己庶不負訂交之意云爾

與朱字緣書

聖案此與下寄李中孚書皆先生未見顏先生時持論如此然其中所言大足盡當世僞託程朱者之情狀魑魅罔兩無遁形矣故存此以質世之君子

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爲孟子之後一人聖人之道體不異而用則因時以制變征誅之變揖讓時日假令孔孟生漢唐以後其

所以禁奸而禦暴者必不肯泥三代之成規至於晉之清言宋之理學爲奸雄竊笑久矣蓋宋儒之學能使小人肆行而無所忌束縛沮抑天下之英雄不能奮然以有爲故使程朱遭宸濠之亂必不能定之掌握之上而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負異志旣久擁眾二十萬一旦竊發順流直掩金陵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是豈徒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辦乃今之誦之者謂其事功聖賢所不屑也其學術爲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過欲蔑其事功以自解其庸闕無能爲之醜尊程朱以見己之學問切實而陰以飾其卑陋不可對人之生平內以自欺外以欺乎天下孰知天下之人之不可欺而祇自成其爲無忌憚之小人哉源幼隨先人播越江淮與先兄汲公同受業梁鷓林先生之門先生講學源兄篤志力行源性苦拘束爲兄所責源曰

爲豪傑不亦可乎何必道學源第矢三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
曰忠孝以事君親信義以交朋友廉恥以厲名節兄瞿然白之
師師笑而置之後見易堂魏叔子先生其言大與愚見合故生
平議論閒竊易堂緒餘而酷喜談兵講究伯王大略物色天下
偉人奇士而交之乃卒歸於無用今父兄皆沒源且浮沈於世
未知所稅駕苟得大賢焉爲之依歸復何恨乎聞先生著述甚
富皆體用兼備之書恨未之見竊謂後世之治天下當首嚴詐
僞之禁如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凡爲虛言以欺天
下而盜名者悉焚其書而寘之泐明先王之道教天下不言而
躬行卿大夫率於上士民遵於下摯慤果毅敦篤乎倫常而講
求實學一洗語言文字惡習反風俗於滄朴則三代庶可復乎
未審先生之意與之合否也

與李中孚
先生書